

热销全球的成长故事

严斯·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

吃“兔子”

作者：〔德〕克劳斯·彼得·沃尔夫

插图：〔德〕安梅丽·格林克



浙江文海出版社

原书名: Jens-Peter und der Unsichtbare
作者: Klaus-Peter Wolf
插图: Amelie Glienke
Copyright©1997 Gerstenberg Verlag,Hildesheim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
Development GmbH,Germany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H—2002—14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吃“兔子” / [德]沃尔夫 (Wolf, K. P.) 著; 张佩芬译.
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3.6
("严斯 - 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" 系列)
ISBN 7-5339-1770-7
I. 严... II. 卫沃... 2张... III. 儿童文学—故事—德国
—现代 IV. I516. 8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19397号

严斯 - 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

吃“兔子”

作者: [德] 克劳斯·彼得·沃尔夫

插图: [德] 安梅丽·格林克

译者: 张佩芬

责任编辑: 朱怡斌

装帧设计: 梁一丁 徐忠波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印刷: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: 2.75 字数: 40000

印数: 0001—5000

书号: ISBN 7-5339-1770-7/I·1556

定价: 9.50元



目录

吃“兔子”	/ 1
只少一个字母	/ 10
严斯 - 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在动物园	/ 20
看不见的能成为看得见的吗?	/ 33
严斯 - 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射球门	/ 43
尤莉亚的狮子	/ 57
韩国闹钟	/ 74



吃“兔子”

再过半小时就该吃午饭了。整幢住宅里弥漫着星期天烤肉的香气。洋葱正在平底锅里用小火炖着。菜花冒着蒸气。

今天是爸爸当厨。每逢星期天，他乐意干这活儿。随后，他总是万分得意，隔几分钟就会问：“啊，来一块烤肉吧？调味汁合不合你们的口味？”

妈妈和严斯-彼得每次总把第一盘菜肴吃得干干净净，因为他们饿了，然后又添一盘，因为他们要让爸爸高兴。他们越吃越多，他就越来越快乐。

香味使严斯-彼得感觉饥饿。“还得等待多久啊？”他问。

“等不及了吧？”爸爸笑着说，因为这也是他的乐趣。

他慷慨地从烤肉上切下一小块松脆的肉，给严斯-彼得尝一尝。





味道真是好极了。

“哎哟，真好吃！我们可以吃饭了，爸爸。烤肉熟啦。”但是爸爸摇摇头。“不行，还不行。还得再烤上一刻钟。烤到一定的火候，我就喊你。”

爸爸给烤肉浇上麦芽啤酒。这可是他的秘方。爸爸心里思忖，没有人知





道他这一手。街坊邻居们都试做过烤肉，然而没有谁能够像爸爸那样把肉烤得又多汁又松脆。

严斯-彼得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他不愿意在厨房里碍手碍脚。每回临近烹调结束，爸爸都会稍稍手忙脚乱。于是就需要妈妈在他身旁。她不必动手。她只要倚靠冰箱站在一边回答爸爸的问题就行。开头总是这句话：“那么在哪里可以……”而每回的结尾也总是一个问号。

严斯-彼得在自己的房间里翻阅他最喜欢的书。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可是他现在不该吃东西，再过一会儿，就会有真正的好东西吃啦。此外，他屋里也没有糖果。这时他听见了一种声音。那声音很轻，就像一只金仓鼠呼吸的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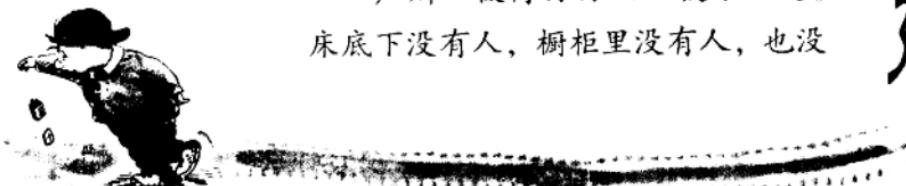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不是还有一只复活节的巧克力兔么。”

严斯-彼得转过身子。什么人也没有啊。

然而千真万确有人刚说过话。

严斯-彼得仔仔细细搜了一遍。

床底下没有人，橱柜里没有人，也没





有人躲在他的宝物箱后面。

“巧克力兔的味道大概不再香甜可口了。”

“嗨，谁在说话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谁是我？”

“怎么啦，我就是我。你不也就是你么。”

“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看不见你？”

“你总是这样好奇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是看不见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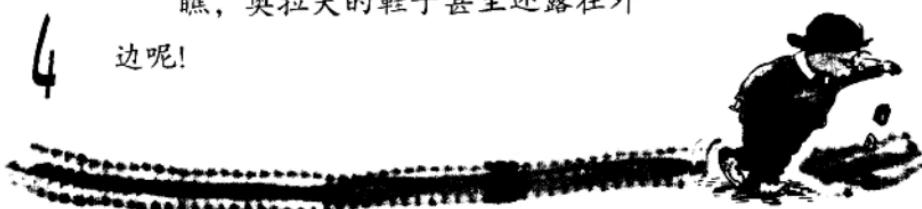
“看不见的？这是绝不可能的事。”

“不可能？你看得见我吗？”

“看不见，但是……”

严斯-彼得此刻断定，他的朋友奥拉夫在同自己玩捉迷藏呢。奥拉夫伪装了声音，正躲在骑士城堡后面。

瞧，奥拉夫的鞋子甚至还露在外
边呢！





严斯-彼得一跃而起。他高高举起骑士城堡，高喊：“嘭嘭！我是一个鬼！”

然而那双鞋子毫无惧色。那里没有奥拉夫。

“复活节的巧克力兔怎么样啦？你把它丢了？它自己跳走了？”不见人影的声音刻薄地说。

“胡说八道。它就站在书架上。”

“在哪儿呢？”

“喏，在这里！”

“我可是只瞧见了锡纸。难道里面是巧克力？”

严斯-彼得爬到椅子上，从书架上拿下了色彩缤纷的复活节兔子。他剥着耳朵上的锡纸，直到露出了里面的巧克力。

“你瞧吧，里面是巧克力呢。”

“不错。不过味道肯定很糟。”

“肯定好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事实上，因为……我从前有过
一只复活节兔子，一模一样的。”



吃“兔子”





“啊，我懂了。你不敢尝，因为若在吃午饭前吃甜食，你怕父母生气。但是吃那么小小的一块，决不会坏了胃口！”

“会的。”

“可是，严斯-彼得，做一次等于没有做。来吧，帮兔子脱掉外套吧。”

算了，严斯-彼得心里想，免得这个看不见的小人啰嗦没完。

严斯-彼得剥去复活节兔子的包装。接着，他一口咬掉了它的耳朵。

呣，味道真不赖。倘若我现在赶紧刷刷牙，谁也猜不到我干了什么，他暗暗想。

“嗨，老兔子的味道如何？”

“很棒。你也试一试？”

“不了。我们看不见的人既不吃也不喝。千万别以为，我们只有让大家看不见这一种优越性。我们看得清一切美丽的东西，可惜我不知道它们的味道。你为我咬一口吧。”





严斯-彼得吃下一大口。“不可以了，现在足够了。我已经吃过，这就够多了。”

“啊，严斯-彼得，总不能让人靠一条腿站立吧。”

这话听着多少有点道理儿，严斯-彼得心里寻思，从肚子处掰下厚厚一大块，嚼嚼吃掉了。

“是啊，事情就得这样。”

“严斯-彼得啊！一切好事都得成三呢。”

多么有趣 看不见的小人怎么也知道这类句子，以往严斯-彼得不是只从妈妈和爸爸口中听说过这类句子么？

严斯-彼得让步了。他从背包上掰下一块，兔子的背包里有三只鸡蛋。背包的味道和肚子、耳朵没有什么区别。

严斯-彼得瞧瞧兔子。没耳朵，没背包，也没肚子，那模样简直惨极了。

“来吧，继续吃吧，”细小的声音督促严斯-彼得，“谁说出了A，就必得继续往下说B。”

“你真的认为，我应当……”





“那当然。一件事已经开了头，就该有结尾。不能半途而废。”

“那么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认为。”

于是严斯一彼得开始嚼吃复活节兔子的剩余部分。当那双大脚在他嘴里消失之际，他听见了楼下的喊声。爸爸在叫他。

“严斯一彼得！午餐上桌了！过来吧！”

严斯一彼得满脑子烦恼，若要不让父母亲察觉他干了什么，他必须再吃下许多东西才行。





只少一个字母

整整一个星期了吧，严斯—彼得没有听到看不见的小人任何声音。他几乎完全忘记了那个小人。

也许一切都不过是我的想像而已，严斯—彼得心里想。有时候人们不光夜晚做梦，白天也会做梦的。

严斯—彼得最喜欢的老师莫斯欣先生就几乎每天要对他说：“严斯—彼得！别做白日梦。注意啦。”

严斯—彼得确实非常愿意专心听课。他作出了艰辛的努力。事实如此。然而，时不时地，每当他费力瞧着黑板的时候，莫斯欣先生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轻，而严斯—彼得的思想则仿佛长了翅膀。它们飘出了教室，尽管所有窗户都紧紧关闭着。于是，严斯—彼得感觉自己能飞向非洲，或者飞向月亮。他认为这么做毫不费力，一切都可以独自完成。严斯—彼得感觉自己像一只气球那么漂浮自如。于是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抵达了最美丽





的地方。

在梦中，他现在正躺在野营气垫上。气垫有一个远眺窗口，他能透过窗子望见海底。那儿有珊瑚，有五光十色的鱼类，还有一只蟹，正横着爬行呢。

波浪轻轻推动严斯-彼得的气垫柔柔摇荡。太阳暖洋洋照着他的背。他舒服地哼哼着，伸展开四肢，享受着生活。

一条海蛇突然出现在他身下。

他最初只瞧见了蛇的脑袋。蛇头正探出珊瑚礁的一道岩壁缝隙向外张望。一双恶毒的眼睛在窥伺猎物的出现呢。它显然打算吃掉那只螃蟹，严斯-彼得心里想着，眼睛紧张地看着。

海蛇猛然从隐蔽处蹿了出来。它足足有十米长，比严斯-彼得还肥呢！

“一条真蛇啊！”看不见的小人对着严斯-彼得的耳朵叫喊。

严斯-彼得吓得高高蹦了起来。

他站在自己的椅子上，又从那儿蹦到





只少一个字母





了小书桌的桌面上，声嘶力竭地嚎叫着：“嗳啊啊！”

人人都望着他

莫斯欣先生的粉笔都掉了，他缓缓走向严斯—彼得的座位。

“你不舒服吗？”

“一条海蛇！一条巨大的海蛇！”严斯—彼得结结巴巴回答，同时立刻明白，自己的行为多么愚蠢。当然并没有什么海蛇。于是严斯—彼得羞得满脸通红。

莫斯欣先生站到了严斯—彼得面前。“你的海蛇可以让大家看一眼么？”他和蔼地问。

“行啊，”看不见的小人在他耳边悄声说。“让大家再寻一次开心。”

严斯—彼得怒气冲冲地顿着右脚。与此同时，他把自己桌上的铅笔都掠到了地下。“不！大家不可以看，你这个笨蛋！”

教室里立刻一片寂静。同学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。

莫斯欣先生千真万确是个和蔼的





吃“笨蛋”

只少一个字母

人，他希望自己听错了。难道严斯—彼得方才真的喊他笨蛋了？

“我，噢，对不起，莫斯欣先生。我指的不是您。”

严斯—彼得爬下桌子，重新坐好。

“那么你指的是谁？”莫斯欣先生客气地问。

“啊，您不认识那个人。”

莫斯欣先生环顾四周。“这屋子里有陌生人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因为怕遭到同学们耻笑，严斯—彼得只是极小声地对着莫斯欣先生——他一贯善解人意——一个人说道：“这里有个看不见的小人。”

可惜莫斯欣先生大声复述了他的话。“原来如此，一个看不见的小人。在我们的教室里。他在哪儿呢？”

严斯—彼得耸耸肩膀。“猜不出。我们没法瞧见他。”

莫斯欣先生的嘴都扭歪了。“唉，是的。我忘记了。我们当然没法瞧见一个看不见的小人。”

